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精敏 附 精察

事理發揮 文理密察為精材識捷疾為敏精則物來能名敏則事至能應古之君子得之天稟固與庸人不侔也故易曰粹精書曰精一語曰敏惠書曰時敏皆是説也然言精則不言敏言敏則不言精豈精自精敏自敏二者若是其不相關歟蓋惟精故敏亦未有敏而不由於精也苟未能精於理而遽

欲敏于事未能精於所學而即欲敏於所行則冒然而為率爾而作未有不敗事者然則先言精而後言敏良有以夫

事類純粹剛健中正丨丨精也易乾精一惟丨惟丨允執厥中書密察文理丨丨足以有別也記中庸捷疾材識丨丨釋丈不忘敏叔向曰遂罷有後於楚宜哉承君命丨丨丨左加以敏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丨之丨丨同上聞一知十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丨丨以丨丨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語五問一得三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丨丨丨丨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語十六

告往知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丨諸丨而丨丨丨者語一

吾道一貫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丨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上

五行並下 漢應奉少聰明自為童時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丨丨丨丨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説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

一見能誦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丨丨輒丨丨憶遂博通衆流百家肬舉茂才本傳

逆為答記 後漢楊修有俊才嘗出行籌曹操有問外事乃丨丨丨丨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修**以為宿構**魏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觀人圍棋局終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丨丨丨丨

繩墨皆應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履屐當任郗超曰吾嘗與謝玄共在桓公府備見其才雖丨丨間亦得其任

綜理微密陶侃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觧所以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丨丨丨皆此類

頃刻便了梁朱异為散騎常侍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勅書竝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丨丨間諸事丨丨

事無壅滯宋劉穆之內揔朝政外供軍旅

決斷如流丨丨丨丨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歨酬應不相參受

事無遺失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丨同舉丨所丨丨

敕吏沘筆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性沈敏善文辭多所貫綜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當策令叢遽丨丨

命吏連紙 裴琰永徽六七人丨丨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中為同州司户參軍丨書丨數人丨丨須臾剖判立畢時謂之霹靂手

旁吏不給 陸贄從德宗狩奉天機務填摠遠道名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意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丨丨承寫丨丨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贄霈然有餘本傳

不思以對 本朝王禹偁字元之年七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聞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丨丨丨丨

生知之才 楊億有丨

丨丨丨以童子名試太宗嘆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髫齓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

幼而穎邁 綦崇禮字叔厚丨丨丨丨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日開月益儕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詩屬文比事音節皆中律呂

幼而明慧 程顥字伯淳丨丨丨丨驚人年數歲賦酌貪泉詩先達許其志操

敏視若流 施師點字聖與生有異質得書丨丨丨丨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先儒咸高之

史文成誦 謝顯道

精察秋毫 明足以察丨丨之末孟

淵魚 察見丨丨者不祥

繳繞 苛察丨丨漢馬遷傳

吹求 丨毛丨疵中山靖王傳

咸稱神明 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

民有欲詣府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以霸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可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皆不知所出｜｜｜｜

得為耳目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民相告訐廣漢｜以｜｜｜漢本傳

事狀如一　唐武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以久專國事所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急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判獄每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而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供告｜｜｜｜武后紀

長短畢知　唐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

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輿州不知所以本傳

令人察事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丨於丨間聽丨細丨即行推按

遣人詗事

陳敬暄多丨丨歷縣鎮丨丨謂之尋事

照日辨補字

垂拱中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喚集州官索一甕水令琛投書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斬之賞楚金絹百匹朝野僉記

辨宰非換金

李汧公勉鎮鳳翔屬邑編氓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遂送於縣縣宰喜獲茲寶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貴於私室信宿開視皆為塊矣以狀聞府僉云姦計換之莫能自白既而遂以易金伏罪結成具獄以案上聞汧公盛怒俄

而因有宴會語及斯事列座賓客咸共驚嘆以為胠篋穿窬無足怪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畧無詞對李公曰邑宰者非判官懿親乎曰與之無素甚疑此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未了當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乃令閱甕得二百五十塊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形塊相等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是即路之時已化成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邑宰遂得清雪汧公歎服以為才智不及劇談錄

俞彥明字序

日月星辰之明非不曄也天下不以為驚水涵太虛燈破幽室非不瑩徹也天下不以為驚物之抱負靈曜而埋藏於荒磎塵壤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蔚終不可沒而時吐光怪衝射天地天下之人始驚以為神奇吾友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豐城古獄之事為君道牛斗之間河漢之表昔時有異氣紅光紫氣盤薄衝激夾衡璣杓瑤而奪之色此龍泉太阿之精也龍泉太阿者天

下神劍也固當決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膾蛟長橋邊城飛塵河角有彗掃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攜四顧問天下事誰有不平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沉屈而在敗牢重鎖之下是其氣不得不暴露而憤發非以耀世也乃其不可遏者固如此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上事業昭著天下之人以為當然不以為驚至於懷負利器鬱鬱而不得志時因感慨微見芒刃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于窮時吾友自未弱冠之初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壯矣其間坎壈顑頷前跋後疐其耀也如有蹶之其哆也如有哽之豈非天欲大感慨君而使之發精煒也予雖愚弱不靈前日君自執手相許以友又謂曰子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寶劍鄉閭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磨礪無刑于衆予將見張雷博識之士有為君鑒拔者矣又將見西山北嶽之膏華陰之英有以拂拭君者矣皇皇華華奪人精爽其見有日矣晉

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者終不可掩屈故字彥明以晉叔

詩集精察 元覿睥｜｜孟

聰明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 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緐酒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遲鈍

事理發揮 遲者速之對鈍者利之反性稟之偏也見幾而不作撫機而不發日月逝矣而坐失時事變亟矣而曰毋動遲鈍者為之乎然孔子去曾曰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則亦曰於予心猶以為速亦揆諸理焉而已若是者又何遲鈍之病哉自非有得乎時中之道而能弗失之者鮮矣

事類有悔 六二盱豫悔遲ㄧㄧ易豫 不敏 敢謝ㄧㄧ左 趑趄 其行ㄧㄧ易 臯緩
魯人之臯 注ㄧㄧ也言魯人ㄧㄧ數年不荅齊稽首左 需疑 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注ㄧㄧ則害事
佩弦 董安于性寬緩ㄧㄧ以自警 噬嚌 若不早圖後將ㄧㄧ左 拾瀋 無備而官辦者猶ㄧ
ㄧ也注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左哀三 晚成 大器ㄧㄧ老 後進 ㄧㄧ於禮樂語 宿諾
子路無ㄧㄧ語 後覺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ㄧㄧ孟 困知 或ㄧ而ㄧ之記 狷者 ㄧㄧ有所
不為也語 見事遲 范雎與秦謁者王稽入秦逢丞相穰侯行縣雎曰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我且匿
車中穰侯至勞稽因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俱來乎稽曰
不敢即別去雎曰穰侯智士而ㄧㄧㄧ嚮疑車中有人
忘索之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史記 不及事 翟方進號遲頓ㄧㄧ

丨本傳

焦頭爛額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聽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殺牛置酒謝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嚮使聽客言不費牛酒終止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丨丨丨丨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云云宣帝紀

黃絹幼婦 後漢楊修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曰丨丨丨丨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虀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吾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語林

李驤字說 馬之行地曰騰驤取其駸駸載驤日進無疆也夫人之為善儻亦如是騰驤焉其進豈易量哉馬之進可至千

里人之進可達聖賢中道而止不如毋進李氏外兄之子曰楊孫謂其名不自勵也求易之余為名之驤而字曰進夫益嘗覩之視鞭影而奔者騂騮山子也策而進者次也儻戀豆遲回屢鞭不前雖有良樂末如之何矣驤其勉之默齋

文清游公文集

詩集迂回　臨事丨丨種種遲后山

疑惑

事理發揮　疑生于不明古之君子事事取決於理當于理者行之不合于理者不之行也故胷中洞然了無可疑之事自世道浸微人欲横流取非其有處非其據顛倒于醉夢往之鄉迷繆於此是彼非之境而疑生矣一可一否而莫知所適從一取一舍而莫知所當決利與害相持正與邪相守率意而

行之而悔吝生焉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事類敗謀蓄疑丨書 丨害事需事之賊也注需疑則丨丨左 筮從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丨丨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書 卜決丨以丨疑不疑何卜左

龍戰野丨丨于丨其血玄黃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易 豕負塗見丨丨丨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易

意竊鈇人有亡鈇丨其鄰之子視其行丨丨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

意盃蛇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盃中即角影也復置酒于前處謂曰酒中復有所

見否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之以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晉樂廣傳

三言市虎 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韓子

三告投杼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還息壤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丨人丨之其母丨丨丨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通鑑周赧王

毛遂按劒 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丨丨丨丨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中不決何也云云楚王曰唯唯同上

孟賁狐疑 漢蒯通說韓信曰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成知之而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丨丨之丨丨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子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本傳

楊敞猶與 昌邑王淫亂大將軍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立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謂敞曰此國大事今議已定君侯不疾應猶與無決先事誅矣楊敞傳猶獸名善疑與與與豫同

代王猶豫 大臣使人迎立丨丨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云云大臣因天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丨丨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注猶獸名漢文帝紀

腰疑有寶 漢攻下殷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而平杖劒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

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　陳平傳

意疑竊金　直不疑文帝時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亡―不―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本傳

明珠暗投　鄒陽曰明月之―夜光之璧以―――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　本傳

黃金衆鑠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其皆出於此

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周茂叔通書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者明不至則疑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公明篇

詩集掇蜂

丨丨滅天性拾壓貳孔顏陸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遺忘

事理發揮 心為耳目口鼻之主心而遺忘則憒憒焉倀倀焉隨取而隨失隨得而隨喪雖具耳目口鼻而為人而精神已恍惚矣夫以精神有所恍惚則是胸中已無主矣胷中而無主則耳受役於心而聽而聽者遺忘目受役於心而視而視者遺忘口鼻亦受役於心而司味與嗅也而味與嗅者亦莫不

與之而遺忘聖賢治心之學蓋不若是然故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子夏之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顔子之學也蓋聖賢之心天地其鑑也日月其明也凡入于耳觸于目者皆著乎其心雖終其身而不能忘也或者則曰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則孔子未免有所忘也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則孟子未免有所忘也然是忘也皆聖賢闕疑闕殆之學也非若後世訛傳訛謬翼謬惟欲好奇騁博以示其記聞之多耳此豈足為聖賢累哉惟其發憤忘食食可忘也樂以忘憂憂可忘也所忘者小而所不可忘者大所忘者食與憂而所不可忘者理與義聖賢用心殆與衆人

不侔矣

事類

如遺　棄予丨丨詩

如忘　歃丨丨左

大忘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丨丨徙而忘其妻

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而忘終身之憂家語

迷忘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丨丨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列子

病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丨丨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魯有儒生能治之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汪引華子之忘同于自然以明無心之極同上

坐忘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丨丨矣仲尼曰何謂丨丨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丨丨莊大宗師

予忘 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丨丨之矣孟

不能舉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

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丨丨丨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威烈王紀

不能記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丨丨丨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漢張安世傳

失其本經濟南伏生年過九十丨丨丨丨口以傳授裁二十篇尚書序

忘其前語漢師丹會有上書言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故貧宜改幣上以問丹丹時言可改章下有司議難卒變丹老丨丨丨丨

惶遽誤對石勒事見北前忌諱門

恍惚多遺齊劉臻任儀同性丨丨躭經史思丨所丨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至叩門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

可出其子迎門緣鷺曰汝亦來邪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語吃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卿為我思 唐玄宗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張嘉貞傳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國史纂異

忘記易帽 客有造胡丈恭宿者具公服靴版而｜｜不｜｜胡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忘記書名 韓魏公在魏府寮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別錄

錯誤

事理發揮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不為為必有成言動云為不可苟也故言輕發則招辱行輕動則招憂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其可不謹哉一發之不謹則小者誤其身大者誤家國而又其大者誤天下與來世始謀之不嗇其末流之弊一至于此吁

事類差繆 丨之毫釐千里之丨易繫

過誤 宥過無大注丨丨所犯雖大必宥

錯亂 其餘丨丨磨滅弗可復知尚書序

違闕 丨見其丨丨孟序

書舉燭 鄭人有遺燕相國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丨丨丨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韓子

中副車 張良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王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王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丨丨丨秦皇怒求賊急甚良乃變姓名匿下邳良傳

書馬恐誤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

下讀之驚恐曰丨丨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畏雖他皆如此注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唱名而誤 東漢王惜典選令史丨丨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呼其名惜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誤對忌諱 石勒事見前忌諱門注

誤達空函 桓溫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恐繆丨開閉者十數竟丨丨丨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必誤天下 晉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本傳

誤墨畫蠅 曹不興善畫吳王使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吳興雜錄

誤食蟛蜞 晉蔡謨字道明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誤死

聚

鐵鑄錯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為梁祖所制乃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五代史　乘快指揮　太祖皇帝一日忽不樂曰比丨丨丨丨一事而誤故爾長編

詩集持蠡測海　謬丨丨丨丨杜　看鳥應人　仰面貪丨丨回頭錯丨丨杜　鑄此一大錯　不知幾州鐵丨丨丨丨丨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儉約

事理發揮　儉美德也故以約失之者鮮矣是以士能儉于身則其身足大夫能儉于家則其家足諸侯能儉于國則其國足天子能儉于天下則天下足儉於已者無所求于人儉于官者無所取于民儉之為訓大矣哉然儉不中禮君子亦無取焉耳

事類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卦　昭其清廟茅屋大輅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也左

儉德之共儉｜｜｜也左　德之恭儉｜｜｜也禮　以避難君子｜｜儉德｜｜易否卦

不中禮儉｜｜｜詩唐風　與其奢禮｜｜｜也寧儉語　令也純麻冕禮也｜｜｜儉吾從衆語

靳一弊袴韓昭侯　惟一黑裘蘇季子三十年｜｜｜貂｜　公

孫布被｜｜弘起徒步至宰相身食一肉脫粟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誠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本傳

楊孫贏葬｜｜學黃老術家業千金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本傳

一錢

不貸寧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知積粟朽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王

符傳

單衣責價 司徒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丨丨後更丨之丨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家貲

食有三九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丨常丨二十七種言丨丨也齊書

食有二九 魏季宗家富而丨常無肉止丨韭葅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丨丨十八世說

責李鑽核 王安豐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種常丨其丨世說

數米秤炭 韋莊性慳丨丨而炊丨丨而爨唐

葫蘆一枚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丨丨丨丨餘慶餐美餘人强進而罷太平廣記

蒸豆兩甌 盧懷慎為黄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嘗相與訪焉懷慎卧於敝簀門無簾箔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命

設食有丨丨丨丨菜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辨

寢止一幃

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常賜金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丨處丨丨丨青丨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處之久而以敝復弃也靳者愧之

食止一器

查道以謹儉律已為待制每丨丨盡丨丨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聖宋掇遺

惟

不羅綺

范仲淹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之于庭遺事

地無樓臺

處士魏野詩贈冦萊公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

使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冠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政要

一羹一飯　杜正獻公衍食於家惟丨丨丨丨或笑其儉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一爵一肉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丨丨丨丨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侯鯖錄

費事相稱　范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飯食奉養之丨及書所為之丨若丨丨則鼾睡熟寐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存亡如一　張文節事見後司馬溫公訓儉文

貴而從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幹莊敏遺事

貴不忘

貧范文正公既貴常以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以蚤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同前

司馬公

訓儉文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

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甚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殽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果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易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

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朱文公儉德帖

朱文公晚

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多因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寛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埜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詩集藜莧　腸肚習ㄧㄧ韓

瓠瓜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欲深知不欲㬭只見火光燒潤屋未聞風浪覆虚舟名惟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唯異ㄧㄧㄧ難不食大都食足便宜休白居易書懐

對菊　每恨陶彭澤無錢

懸鶉　衣故有ㄧㄧㄧ花杜同上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奢侈

事理發揮　奢侈惡之大也竭百年之蓄而供一日之費罄千金之資而奉一笑之樂溝壑其欲泥沙其用彼何為者耶貴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至奢侈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彼何為者耶傾宮鹿臺蠟薪步障小者殺身大者亡國永鑒茲哉

事類大惡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儉德而納諸丨丨無乃不可乎左莊十四侵欲丨丨崇侈不可盈厭左文十八所自邪驕奢淫佚丨丨丨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左隱三年則不遜奢丨丨丨丨語鏤簋朱紘管仲丨丨丨丨記山節藻梲臧文仲丨丨丨丨何如其知也塞門反坫邦君樹丨丨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丨丨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語舞佾歌雍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同上視肉如藿陸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注視酒如漿丨丨丨豆丨漢鮑宣疏以金為丸韓嫣好彈丨丨丨丨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西京雜記人乳飲豘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襹以手擎食蒸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荅曰以丨丨丨丨帝甚不平

兒口承唾

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裴景仁晉書

一食萬錢

何曾日食近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一日之供以二萬為限晉本傳

一費萬錢

北齊韓晉明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丨席之丨動至丨丨猶恨儉率

以粭爂釜

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丨丨丨丨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常以珊瑚樹賜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悅惜崇曰不足多恨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

七株愷悵然自失

以蠟代薪 見上文

玉鳳金龍 晉元保奢侈嘗云石崇庶姓猶能畫卵雕薪元保窗户以丨丨銜鈴丨丨吐旆洛陽伽藍記

金蓮寶龜 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檀沈造一眠床四面週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別以丨丨花捧琥珀龜以負牀脚六逸清談

水碓三千 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丨丨丨丨餘區他珍寶貨賄皆稱是

杯羹三萬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丨丨其費約錢丨丨雜珠玉貝黄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括異志

胡椒八百 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兩丨丨丨丨斛本傳

金銀飾物 安祿山起第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陶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玄宗

紀

銅錢甃徑 唐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丨線穿丨丨花丨中貴泥雨不滑時名為富窟開元遺事

肉陣遮風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於前令遮風謂之丨丨同上

方朔化民對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時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

陛下留意察之

柳玭戒奢文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于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決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弈之妖甚于物耶馮以卑位貪寶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詩集玉脂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丨丨泣羅幃綉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

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李白

犀筋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云云｜｜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絲紛綸杜甫

貪濁

事理發揮

貪濁穢行也凡民猶不可況士大夫乎今夫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予之行道之人弗受嗟來之食餓者不屑也然彼其所以不畏四知不顧三尺若是之無忌憚者豈獨無良心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事類賦

饕餮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左

奪攘 蚩尤為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究｜｜矯虔書呂刑

殉貨 敢有｜于｜色時謂淫風伊訓

總貨 毋｜于｜寶盤庚

貪婪 ｜｜無厭左

叨懫 ｜｜日欽書

取大鼎 魯桓公二年｜郜｜｜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左

求寶劒 魯桓公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其｜｜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左

謁玉環 昭十六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云

云宣子辭玉注玉環同工共璞成此雙環謁請也左

羊舌瀆貨

昭十三年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云云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丨丨鮒者丨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叔魚鬻獄

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丨丨攝理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丨丨邢侯專殺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左昭公

使請冠焉

昭二十三年范獻子求貨于叔孫婼丨丨丨丨取其冠法而與之曰兩冠盡矣注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若為不解其意

使請帶焉

樂桓子相趙丈子欲求貨于叔孫丨丨丨丨弗

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豹曰云云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注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左昭元

賂以女樂

二十八年梗陽人有獄魏成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丨丨丨丨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獻以馬佩

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侯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畀將死蔡侯歸

鬻五羊皮 百里奚自丨於秦養牲者丨之丨食牛以要秦繆公孟

食二雞子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于民而丨人丨丨丨故弗用也子思曰今君處戰國之勢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通鑑

張武受賂 漢文帝時丨丨丨丨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張正坐贓 陳湯先誅斬郅支單于有大功成帝時受王參妻金五十斤為其子比例上奏求封弘農太守丨丨丨丨百萬使人報湯為公罪得踰冬月謝千二百萬事覺免為庶人

安問狐狸 漢張綱事詳見奉使門埋輪注

謂因鸞鳳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其內官子弟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耽

與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丨放鴟梟而丨丨丨其言忠切劉陶傳

筒中細布 晉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丨丨丨丨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得不坐

船載綿絹 宋孔覬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覬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覬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上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造問興生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丨丨丨丨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

自解經紀 唐滕王元嬰蔣王惲皆不能廉貞太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丨丨丨丨不勞賜物與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朝野僉載

里正造像 唐瀛州饒陽縣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二百人為丨丨丨丨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

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像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其頭破百姓怏怏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同上

里正括客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為性貪暴到任追丨丨令丨丨云不得稱無上户每家取兩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内得絹三十車同上

令買竹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竹笋壹錢幾莖曰五莖取十千錢付之丨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丨且林中養之至秋丨成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同上

令買絲羅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至丨丨單丨丨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命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工之直同上

十萬通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寃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名獄吏嚴誡

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小帖子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復有小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乘間偵之公曰錢至丨丨貫丨丨矣無不可迴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也幽閑鼓吹

一書禱廟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糴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祠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段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丨紙丨則丨丨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稽神錄

獻金獲免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面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名或有諷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

鄧生然之丨中丨三鋌丨丨北夢瑣言

倍斗徵斂 張虔欽多貪鎮滄洲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廩賑之事上聞甚嘉賞它日秋成丨丨丨嘗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同上

椒八百斛 見前

絹二百萬 文宗時鄭注得幸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丨至一丨丨丨足

受贓棄市 太宗朝著作佐郎盧珮坐監昇州榷酤丨丨丨丨

受贓流罪 真宗朝著作佐郎張清以贓敗杖脊配沙門島仁宗朝以漣水軍鄭餘慶等坐巧法自盜贓杖脊配廣南

受爪子金 太祖朝韓王趙普為相車駕因出或幸其第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缾於韓王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丨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啓之皆滿貯丨丨丨韓王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長編

獻楊梅仁王疑字豊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丨丨丨可療是疾豊父裒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歴貼職徑登次對惟豊父一人揮麈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愚拙

事理發揮　人不能皆智而有愚者焉人不能皆巧而有拙者焉愚拙人之所甚病也亦人之不能以盡免也然智之鑿也反不如愚巧之過也反不如拙蓋愚者雖不解事亦不至於生事拙者雖不辦事亦不至於多事此愚之與拙亦古人之所不棄也惟夫愚而好自用拙而好自専未能守道適以害道

之人也奚所用於天下

事類自用愚而好｜｜記不移唯上知與下愚｜｜語亦謀子｜拙｜書作偽｜｜心勞日拙書一能愚夫愚婦｜｜勝予書千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記維彼愚｜｜｜人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語不為拙大匠｜｜｜工改廢繩墨羿｜｜｜射變其彀率不如拙巧詐｜｜｜誠傅子回如愚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語柴也愚子曰｜｜｜語北山公｜｜愚｜｜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

子

會稽婦｜｜愚｜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李白詩按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富貴今四十九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本傳

屠龍技朱泙漫學｜｜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三年｜｜成而無所用其巧列子

不龜手莊子曰夫子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藥者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畫蛇足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

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曰吾能為之｜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拙於用多 潘安仁閒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於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昔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餘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拙於用長 周弘叔巧於用短杜方叔｜｜｜｜世說

柳宗元愚溪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一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

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透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唐子

西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某為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貞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為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于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為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任丈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于時而

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盛德者歟傳曰睟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周茂叔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黃魯直

拙軒頌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洪景盧

養拙堂記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于山養禾于田養牛羊于牢養雞于塒養魚于淵養龍于江海養萬物于天地懸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勢養交做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奸以誇養盗以竊養虎以遺害養莠以蠹穀養鼠以齧養蟣蝨以蕃蠧養癰疽

以戕身覿其所養孰得孰失蓋無待于龜卜而燭炤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說拙于用大乎拙於作偽乎拙于政乎拙于巧乎拙于謀己乎拙于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于洴澼絖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無戰級安事偽奉職非追科固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閭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餐錢漫不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墮儒衣冠秩禄未脫八品擢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亦頗有慨于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云度堂匪華麗養拙與考槃先覺蓋出於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之意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勉旃毋輕用拙

詩集醉如（敢論才見忌實有丨丨愚杜）勤補（本欲將丨丨誰知弄巧成杜）不可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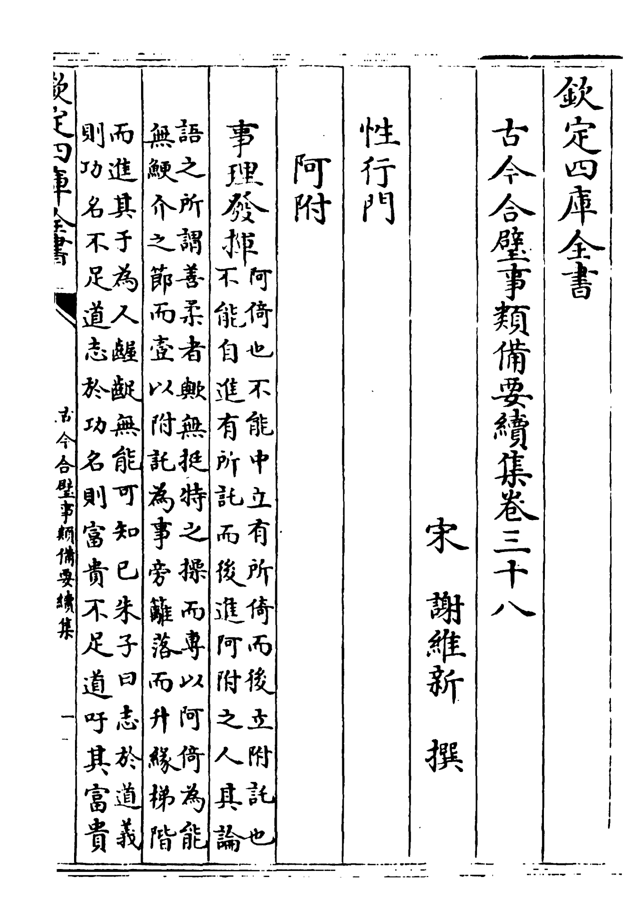
所稟有巧拙｜｜｜者性所賦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我性拙且惷我命薄且屯朋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亦曾舉兩足學人路紅塵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雲從茲知命薄摧落不逡巡慕貴而厭賤樂富而惡貧同出天地間我豈異於人性命苟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葺茅為我廬編蓬為我門縫布作袍被種粟充盤飧靜讀古人書閒釣清渭濱優哉復游哉聊以充吾身白居易

不能學 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所入遂異閭云云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格成乃一龍一猪韓

存吾道 用拙｜｜｜杜

使溪愚 應同柳州柳聊｜愚｜｜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阿附

事理發揮 阿倚也不能中立有所倚而後立附託也不能自進有所託而後進阿附之人其論語之所謂善柔者歟無挺特之操而專以阿倚為能無鯁介之節而壹以附託為事旁籬落而升緣梯階而進其手為人齷齪無能可知已朱子曰志於道義則功名不足道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道吁其富貴

不足道之人歟

事類阿旨 |諛順| 嚴光書 **附勢** 簡賢||實繁有徒注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勢所常書仲虺

舐痔 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者得車五乘子豈能舐其痔耶

悅臭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其|者晝夜隨而不去呂氏春秋

問病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陳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上自臨問吉薦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為爪牙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憲敗因死獄中

何面目 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騭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

氏不敢復違忤于勢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丨丨丨見天下之人乎

不過孟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敖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丨丨如丨丨

呼為郭奕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丨丨丨丨

此海市耳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丨丨丨丨蜃樓比丨豈長久之計耶未幾禍及 隋唐遺事

乃冰山耳

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丨丨丨丨皎日大明誤人必耳後果如其言

嘗驗糞味

唐郭弘霸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味甘

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為奉溺器**宋之問傅張易之等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丨易之丨丨

因巫得相趙彥昭本以權倖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常衣婦服乘車與妻皆謁其得宰相巫力也

執笏教婢宋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開其善歌使丨丨日丨丨丨在簾外唱吟自如

向火乞兒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丨丨丨丨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天寶遺事

冷語冰人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丨丨丨丨耳外史檮机

一網打盡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丨丨丨丨張師正倦游杜衍增

元結丐論天寶

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栢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諭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受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僕於僕圉丐性命于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不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覺荷杖在于路途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覺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時世

始能相容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元結惡曲論

元子時與鄉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王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狥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生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于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于君曲于民曲于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强全一歡以為求聚其直愚哉若能苟曲于鄙里强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豈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

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乎國音由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歎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

猶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詩集萬事稱好｜｜｜｜司馬公山谷 凡事從宜｜｜且｜｜詳見訣佞

姦邪

事理發揮

自古姦邪之人國家不可有也其智足以飾己之非而蔽主之明其謀足以成己之私而塞主之聰其勇足以伸己之欲而中傷君子之類同己者進異己者斥擅威福於冥冥之中專予奪於覆掌之頃而宗廟社稷之安危皆不暇問也不幸而庸君孱主之中其欺則其惡將無所不至矣吁此共驩之流堯舜之所以必致其察也

事類姦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我乃劓殄滅之書盤庚**姦回**崇信||書泰誓注||昏亂左**奇衺**去其淫怠與其||之民禮天官**回邪**毀信廢忠崇飾異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注||也**姦詐**如姦|而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注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揚**邪哆**迷正道而稍||者有矣未有述||而稍正也揚**多詐**

不情公孫弘齊人|||而||本傳**傾巧順指**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擁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也興者||士也謂上疑堪因||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外陋內險**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郭子儀病甚百官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

丨丨丨丨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本傳

外癡內狡

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貌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丨若丨直丨實丨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恢諧上益信愛之

以蠱君心

仇士良請老中人與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丨毬獵聲色丨其心使不得息則萬幾在我衆再拜

與至上前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已而贄與璟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帝怒形于色憬黙然無一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為八風舞

景雲元年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丨丨丨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為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生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本傳

為高

麗舞 楊再思為宰相阿合取容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穀綴巾上反披紫袍丨丨丨丨丨舉動合節滿座鄙笑昌宗以姿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詖無恥類如此

頗多斥詞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制丨丨丨丨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啟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憮然而去東軒筆錄

至有醜語 見上文

不近人情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于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辯姦論一篇以譏之

必亂天下

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無事庸人擾之耳溫公初不以為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然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也聞見錄

蘇明允辯姦

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

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垢敝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詩集猖狂丨丨百怪起冠語稔回慝闕

倏忽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把鼻便姦邪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丨丨平為險分明假奪真後山詩話

嗾鴻豫孟德黠老狐姦言丨丨丨坡

沒把鼻見上文

諛佞

事理發揮 言甘曰諛口給曰佞諛者巧于逢迎佞者捷于機變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使夫上之人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其後世孔光張禹之徒歟

事類巧言 何畏乎｜｜令色孔壬書 象恭 ｜｜滔天書 利口 毋以側言改厥度毋以｜｜亂厥官書 面諛 讒諂｜｜之人至矣孟 庸違 靖言｜｜象恭滔天書 阿順 ｜｜諛｜旨 承意 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陷主於不義乎縱不愛身奈辱朝廷何本傳 順指 阿諛｜｜要領絕厥光書 入門盡懽 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其｜咸得｜心 滿座皆悅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

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尋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朱語錄

望塵雅拜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丨丨丨丨本傳

每言輒佳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丨丨丨丨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

意疑不謬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知為誰丨丨是汝今果丨丨士及叩頭謝

模稜兩可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位數歲作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丨丨持丨端丨矣時謂之蘇模稜

代犧禱疾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詣少室山時為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丨丨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

雖厚賜然亦鄙其為人易齋笑林

見鼠亦佞 大歷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佞丨人家丨穴丨丨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拜子儀墓 五代郭崇韜丨丨丨丨

稱仁浦甥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為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其便佞如此

盡是面諛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其人何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丨丨丨丨脫取官職去做底恐山林間有人材欲得知朱語錄

為時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判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皇吏走卒皆籠鴿雀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於是以大籠貯鴿

詣客次揩笏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之曰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救生東軒筆錄

爲宰相拂鬚 寇萊公爲相丁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羮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ㄧㄧㄧㄧ邪謂憖遺事

願相公遠佞 王荊公初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爲館職亦在坐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東軒筆錄荊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荊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聲曰ㄧㄧㄧㄧㄧ人惠卿深銜之聞見錄

李蕭遠運命論 凡浮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俯仰尊卑之顔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

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于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盖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推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盖知伍子之鸋鏤于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于楚也盖譏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盖笑蕭望之跋躓于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于後也

詩集真乞丐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顔婢膝｜｜｜反以正直為狂癡陸休

崛强鼂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飭隨㢘蔡子詩此回｜｜｜凡事且從宜朱語錄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滑稽

事理發揮

滑稽其多智圓曲之貌乎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揺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亦不偉哉然其應諧也似優其不窮也似哲其正諫也似直其穢德也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東方生其雄

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之謂也然至於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變亂異同利口覆邦則曾不若喋不能言者之為愈也

事類突梯｜｜滑稽楚辭解紛｜談言微中亦可｜史記滑稽傳序亂異同滑亂也滑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也索隱注不遜讓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史記有鳥在庭淳于髡齊贅壻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

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記

飛鵠空籠

齊使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剌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楚王曰善有信士若此厚賜之倍鵠在也同上

橘葉似枳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

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麋鹿觸冠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同上

操一豚蹄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以六畜葬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葬

效孫叔敖

優孟楚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孟前為壽且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叔敖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孟名叔敖子封之寢丘

咄老女子

武帝時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也母家奴從橫暴長安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之邊奏可母當入至上前面見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帝憐焉乃詔止無徙罰譖之

呼陛楯郎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苦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

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丨曰丨丨丨丨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紿騶侏儒

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丨丨本庇之御騶也丨丨短人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名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號曰智囊

秦樗里子滑稽多智丨丨丨丨

談類俳優

枚皋為郎丨笑丨丨丨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本傳

元子惡圓論

元子家有乳母為員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趍焚之而責元子曰

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悉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

○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怨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戈戟刑我乎

嘲詼

事理發揮 以言相調曰嘲以言相戲曰詼口舌之才人所不能無也故割雞焉用牛刀吾夫子

且有於戲言而成王剪桐圭以戲唐叔乃曰吾以此封汝然則其來也尚矣然善戲謔者不見其為虐彼謔浪笑傲何為者邪宜不免終風之痛悼

事類戲謔 善｜｜兮不為虐兮詩淇澳 **笑傲** 謔浪｜｜中心是悼詩終風 **伊相謔**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云云｜其｜｜贈之以芍藥詩溱洧 **長相優**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注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樂轡左襄公 **于思于思**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注于思多鬚貌左宣二 **朱儒朱儒** 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

是使｜｜｜｜使我敗于邾注臧紇短小故曰朱儒左襄四

嬾讀欲眠 後漢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有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書但｜｜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本傳

相煎何急 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太｜

有犬為獨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配馬成驢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為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則｜｜

馬矢雞卵 吳諸

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啁恪曰元遜可食｜｜卿使人食｜｜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君口狗竇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何為｜｜答云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劉貽幼童傳

丈夫牽船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何不跨馬揮鞭而｜｜｜裴啓期語林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小｜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戲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

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犬名為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左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邪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為刁也一坐推歎

藥名為戲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

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藥有二稱 見上注

麥是何姓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

為是幾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汝是姓荷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柳條通體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調曰||||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槐子懸樹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傍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顏錄

徐肺沈脾 徐晦

嗜酒沈傅師善食楊嗣復云｜家｜｜家｜真安穩耶語林

兀體琪骨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肥大琪目為牛｜最｜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歸田錄

馬點驢鳴

劉放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放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點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致在文館放曰既云｜｜｜豈合｜｜｜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放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倦游雜錄

馬兄驢弟

馬涓舊唐名士雄才與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馬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治於偽蜀主知

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贓物王雖知憐其文藝每强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逼殺之殊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答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為之王氏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逆請復職便亟修廻復涓一筆而成大稱吉於是却復前歡因名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袵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游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廻顧馬曰丨丨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丈書馬兄喈之遂併在馬上却迴顧驢曰丨丨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遺凌誚及為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聞見録

出杖鼓鞚 蘇公

自黄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曰撫州丨丨丨丨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

撫人有之保之已歎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鼎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后山談叢

謂避孔塔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

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趫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荊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坐者絕倒后山談叢

跌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夾註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縣既而復得為民借兩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聞者絕倒志林

頭閑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罝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

其故唐輔曰其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頸縮下車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續世說

髆聳成山

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字埋肩不出頭

八百九百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喻爾||死矣||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名胥魁問之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后山詩話

三千大千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曰||||時一閱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皛飯毳飯

文潞公說頃年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柬於任曰來日請餐丨丨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毳飯郭曰白飯白蘆菔白鹽豈非毳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柬於郭曰來日請食丨丨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魏王語錄

下官上官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祕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丨丨口干丨丨鼻何事續聞錄

熱熟顏回 陳叔和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丨丨丨丨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叔和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丨丨丨丨倦游錄

鄙俚孫通 司馬温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叔｜｜｜

聞者笑之孫公談圃

春秋倚閣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潁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名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亦權｜｜乎倦游錄

孝經問題有錢塘葉生為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嶺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郁乎文哉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念論語

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攺爺爺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望之儼然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應曾子避席||||望之嘉問字也

乃假蝗虫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錢有蝗虫盧曰其間所有||||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文酒詩話

恐李趙兒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是|||因録

八百里湖 王荊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謟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旃滑稽漆城難為蔭室之語故書之間見録

三百甕虀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

為水神扶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有|||黄|無處消破耳

用歇後語

有頑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田為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處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一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班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傾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巳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黄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苜蓿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芽甲方立春有村老挈||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

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餧驢也

鞋楦為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斵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丨丨乃其核也

夜卧蓋薦

蘇曰家貧無潤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以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所

夜寒著飯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煑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喫答云所以著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丨丨蓋藁薦豈非丨丨也耶

賦中語忌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黙心甚不平其破題

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詩中對

偶關澥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為攫徒因詰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以其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鼈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清切泊宅編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有舊例

同席酒令

有儒道釋吏｜｜｜行｜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東方解難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揚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圭擔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

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纚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墳虒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班固賓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久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儆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酋其身乃囚秦皆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

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賔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絶伎於弧矢班輸攉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伎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孔

德璋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北山孔稚圭假山神作文以却之。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蛻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

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顏闔習隱南郭子綦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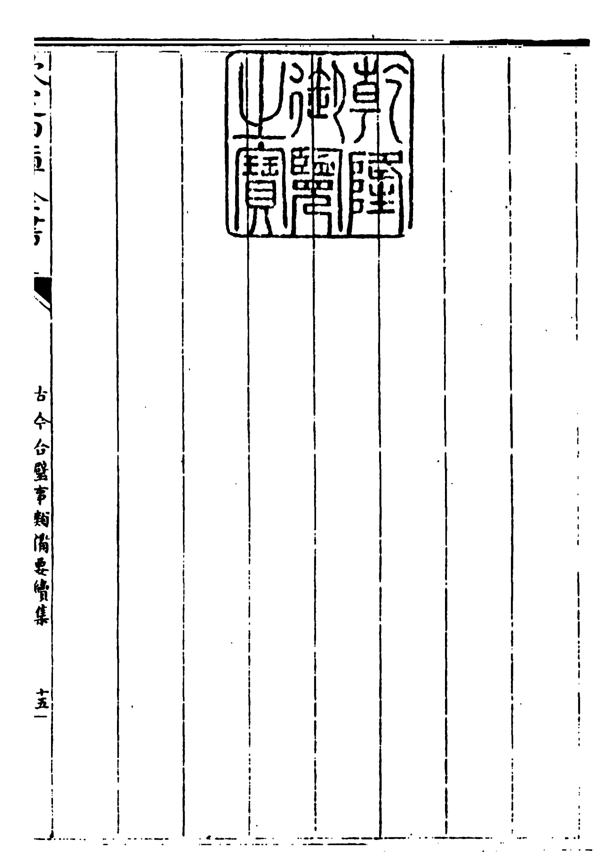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觧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茘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詩集中靜 初喧或紛爭｜惟嘲戲 韓

｜忘談 一時供坐笑百怪變｜｜ 坡

前言 善保千金軀｜｜戲之耳 坡

談辭 ｜｜最詼諧發口如有神 荊公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五 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包文訓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

宋 謝維新 撰

性行門

譏誚 附罵詈

事理發揮 以辭相責曰譏誚夫人情有所不能平則必形於言猶未得為喜怒愛惡之正也必他出而近乎情發而中其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斯善矣故三百五篇之詩而刺詩居其半至今使人讀之辭義凜然者無他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爾夫豈若後世喜而譽怒而毀者之為也豈監

謗之官嚴誹謗之律以此箝天下之口緘
天下之舌有過而不得聞斯速亡也已

事類鬼域 為|為|則不可得詩 虺蜴 哀今之人胡為||詩 刺在位 相鼠刺無
禮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承先君之
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刺素餐 伐檀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
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兮 近小人 候人刺||也共公遠
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不
中禮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故作是
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 譏不親迎 隱二
年紀履繻來逆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書譏何譏爾|始||||也公羊傳 譏不三年 閔二年吉

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丨始丨丨丨丨也同上

直入譙羽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面見羽羽誅殺沛公樊噲事急迺持盾丨撞丨立帳下云云是日微噲奔入營丨譙羽沛公幾殆噲傳

對衆折何上置酒丨丨丨丨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黜布傳

坐責諸生周勃為人木彊敦厚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丨丨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

召責鄧通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文帝嘗燕飲通居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云云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責之本傳

雖美丈夫陳平降漢王與語說之拜為都尉使叅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絳灌等或讒平曰平丨丨丨丨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本傳

若真鄙儒叔孫通名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丨丨丨丨不知時變

共一禿翁田蚡罷朝坐止車門名安國載怒曰與長

孺丨丨丨丨何為首鼠兩端田蚡傳

專欲擅權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任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丨丨丨丨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賈誼傳

深文巧詆上方嚮文學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張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汲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丨丨丨丨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弘湯心疾黯上亦不悅汲黯傳

曲學阿世轅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丨丨以丨丨本傳

治業通賓孫會宗書與楊惲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狀不當丨産丨丨丨丨客有稱譽楊惲報書曰云云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惲傳

汲黯面折丨丨好丨丨人不能容人之過本傳

李賢耳語灌夫罵丨丨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乃效兒女曹呫囁丨丨本傳

臺中三狗曹爽進用丁謐何晏鄧颺等於時謗書謂丨丨有丨

丨瓜上青蠅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歸朝獻稹歌詩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繩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座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通鑑

無義丈夫 李白開元中謁宰府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丨丨氣丨丨丨為餌丞相悚然

是何物人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即令嘲竹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淩冬葉不彫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

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主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聘此人云非但著聘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啓顏録

蓋宅奉候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為相公|一|子|||揮塵録

放鄭不若

初荊公為参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平父荊公弟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父正色||聲||遠佞人也呂大以為讖已自是遂與平父相失東軒筆録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以官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

在座末趙前云也丨丨丨胡默然同上

但惟聲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比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丨丨丨時范忠宣為侍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柳子厚譏韓愈不作史

見後集史

官門

孫會宗與楊惲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原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我故敢畧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

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

用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漢本傳

詩集異煮魚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餽也吳人愧之談藪

幾飛螢 杜甫詞漢中王王不為禮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舊客星相看萬里眼一别｜｜｜忍斷盂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荆棘滿庭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公始知人皆惡其

不遜古今詩話

鳳蹲烏噤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丨池邊丨不去饑丨臺上丨無聲公致仕而去東軒筆録

鵞伸鼈縮 林和靖傚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丨丨項好客臨門丨丨頭古今詩話

說法馬留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丨丨丨丨丨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猴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鬚社人呼之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為虀粉桐江詩話

湊氣獅子 見上注

身後無名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

煎丨丨丨丨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貽
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
地便應正投不須推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
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
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
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四十